

乡村医生手记 / 致命的蛋

[俄]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著

王田◎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乡村医生手记／致命的蛋

〔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著

王田◎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医生手记·致命的蛋 / (俄罗斯)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著;
王田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 The Fatal Eggs, A Country Doctor's Notebook

ISBN 978-7-5166-2535-4

I. ①乡… II. ①米…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462号

乡村医生手记·致命的蛋

作 者: [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译 者: 王 田

责任编辑: 曾 曦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535-4

定 价: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CONTENTS



乡村医生手记

绣着花边儿的围巾 / 3

钢制气管 / 21

像埃及的夜一样黑 / 34

旋转的洗礼 / 49

带斑点的皮疹 / 63

暴风雪 / 83

消失的眼睛 / 103

吗啡 / 123

杀人犯 / 170

致命的蛋

第一章 博西科夫教授的个人履历 / 189

第二章 多彩的旋涡 / 195

第三章 博西科夫找到它了 / 202

第四章 寡妇德罗兹多娃 / 208

第五章 鸡的故事 / 218

第六章 莫斯科，1928年6月 / 237

第七章 法特 / 242

第八章 国营农场事件 / 257

第九章 活着的群众 / 278

第十章 灾难 / 285

第十一章 战役与死亡 / 294

第十二章 霜冻：解围之神 / 303

作者小传 / 306



乡村医生手记



绣着花边儿的围巾

如果你从未在乡村的道路上开过车，那么由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样一回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但是如果你走过这样的路，那么我也就无须再提醒你这种事情了。

长话短说，我和我的司机花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才走完了从格拉切沃卡镇到莫约沃医院三十二英里的路程。实际上，花了将近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儿：1916年9月16日下午两点，我们从不平常的格拉切沃卡镇的郊区的最后一家玉米杂货零售商店出发，到1916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同一年9月17日的下午两点过五分，我站在了莫约沃医院的院子里，院子里被人践踏过的草早已枯萎，又继续被九月的秋雨抹平。我的双腿完全被冻僵了，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站在那儿发呆，在大脑里一页一页翻着教科书，试图愚蠢地回想起是否曾经有人抱怨过肌肉硬化症的存在，或者，这只是我在格拉比罗夫卡村前一晚睡觉时空想出来的一种疾病。见鬼，这种病在拉丁语里怎么说？

我的每一束肌肉都在疼痛，令人无法忍受，就像牙疼的时候一样。至于我的脚趾头，我实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它们在我的靴子里一动也不动，就跟木头树桩一样坚硬。我坦白地承认，带着一种从内心中迸发出来的怯懦，喃喃低语，诅咒医生这种职业，也诅咒五年前向大学校长提交的那份申请表格。这场美妙的毛毛雨始终下个不停，雨滴就像从细网筛子里筛出来的一样。我的外套肿得就像一块海绵。我试图用我的右手手指抓住我的手提箱，但却徒劳无功，最后只好向着湿草地啐了一口来表达厌恶。我的手指再也无法抓住任何东西了。此刻，我的脑子里塞满了从吸引人的医学书里学过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忽然记起那种疾病的名字——肌肉麻痹。“瘫痪。”我绝望地对自己说道，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们的路得让人适应一段时间。”我小声嘀咕着，嘴唇冻得发紫，带着怨恨的目光狠狠盯着司机，尽管糟糕的路况根本就不是他的错。

“啊，大夫同志，”他回答道，他们那种当地人留的干净的小胡子底下，嘴唇显得同样坚硬，“我已经开了十五年车了，我仍然不能适应它们。”

我全身战栗，悲惨地朝四周看了看，医院是两层白色的建筑，墙皮脱落，我助手的房子是用整根的原木搭的，我未来的住处是一幢整齐的两层房子，窗户显得很神秘，白得像墓碑。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一种遥远的记忆闪过我的脑袋，不是拉丁语，而是一个甜甜的词语，一个精力充沛的男高音的形象，穿着蓝袜子，在我麻木和晕眩的大脑里唱着：你好，高雅的住宅和纯洁的……

再会了，再会了，我需要隔好长时间才能再次看见你，啊，金红色的博舒瓦大剧院，莫斯科，商店的橱窗……啊，再会了。

“下回，我一定要穿羊皮外套。”我自言自语，陷入了愤怒的绝望状态，我用已经不太灵活的手拽着手提箱的带子。“我会……尽管下回是十月中旬，到时我不得不穿两件羊皮外套。可以确定，我下回去格拉切沃卡镇要在一个月之后了。想想吧……实际上我还得靠它在路上过夜呢！我们只走了十五英里，路黑得就像坟墓一样……已经深夜了……我们不得不在格拉比罗夫卡停了下来，一位学校里的老师招待了我们食宿。今天早上我们七点出发，现在我们是在……上帝啊，这鬼地方开得可真慢，还不如我们人走得快呢，一只轮胎陷进了沟里，其他两只在空气中空转，我的箱子掉了下来砸到了我的脚，我们一会儿滑到左边，一会儿滑向右边，身子忽然前倾，又突然向后仰。一场美妙的雨始终下个不停，我的骨头都快结成冰了。谁能想象在灰色的、悲惨的九月中旬你竟然会受冻，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呢？啊，好吧，你当然会受冻。并且，如果你慢慢地死去，那么一路之上除了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景色以外你什么也不会看到。在你的右边，是光秃秃、波浪起伏的原野，在你的左边是一片长得十分矮小的萌生林，与之相连的是五六幢灰色的、破败的小木屋，在里面就好像没有一个生物存在，也听不到任何声响。”

最后，手提箱终于消停了。司机弯下腰，从我上面把箱子递给我，可是我的手拒绝发挥它的功能，于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里面塞满了书和各式各样的垃圾，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正好碰到我的腿上。

“上帝啊……”司机害怕起来，但是我没有抱怨。现在我的双腿并不比两根木棍更灵活。

“嘿，屋里有人吗？嘿！”司机高声叫喊着，挥舞着他的手臂，就像一只公鸡拍着它的翅膀一样。“嘿，我把大夫带来了！”

助手房子的黑色窗户里立刻出现了很多张面孔。门嘭地一声开了，我看见一名男子蹒跚着向我走来，身上穿的外套很破旧，脚上穿的靴子磨损得很厉害。他慌忙取下他的帽子以表示尊敬，快步跑上前，在距离我还有两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接着略带羞涩地朝我笑了笑，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向我表示欢迎：

“您好，大夫同志。”

“那么您又是谁呢？”我问道。

“我是耶戈里奇，”他介绍着自己，“这儿的看门人。我们都在期待您的到来。”

没有浪费一点儿工夫，他一把抓过我的手提箱，在他的肩上转了一个圈就拿着箱子进了屋。我一瘸一拐地跟在他后面，我的手努力伸进我的裤子口袋想要取出我的钱包，却没能如愿。

人的基本需要是很少的。首先是火。在莫斯科，当我发现我预备去遥远的莫约沃，我向自己承诺我会表现得很体面。在那些最先的日子里，我年轻的外表总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我总是介绍自己是“某某某大夫”，想要获得承认，可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总是扬着他们的眉毛说：

“真的吗？我觉得你还是个学生。”

“不。我有医师资格证。”我闷闷不乐地回答，同时想：“我必须一开始就戴着眼镜，这是我必须做的。”可是这样做没有什

么意义，因为我的视力好极了，我的双眼还没有被目前的经验弄花呢。既然戴眼镜对于那些永远不变的，充满深情并表示宽容的笑脸起不到任何辩护的作用，那我就试着设计故意保持一种特殊的言谈方式来引起人们对我的尊重。我试着说话的时候语调尽量平缓，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凝重，尽可能地抑制住我的冲动，不论走路还是跑步，千万不要像一个二十四岁年纪刚离开大学的学生那样。可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的这些努力根本就没有成功过。

就在我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我违反了我给自己规定的未成文的行为准则。我坐了下来，在火跟前弓下身子，把我的靴子脱下来，不是在书房，而是在厨房里，就像一个对火非常崇拜的人，急切地、动情地靠近火炉里熊熊燃烧着的白桦树原木。我的左边放着一个倒扣着的浴盆，上面放着我的靴子，旁边挨着我的靴子的是一只已经拔过毛的小公鸡，它的颈部血迹斑斑，它那五颜六色的羽毛就在一旁堆着。尽管我的身体还是很僵硬，我还没有从寒冷中完全恢复过来，我还是努力完成了一整套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活动。我首先认识了耶戈里奇的妻子阿克森雅，她的鼻子尖尖的，她是我的厨师。因此，是她杀了那只小公鸡预备给我做了吃。接着顺序，我被介绍给这里的所有的人。我的医生助手（原注：具有部分行医资格的外科医生的助手）叫作德姆扬·卢克伊奇，两个助产士是贝拉吉·伊万诺芙娜和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参观了一下这家医院，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毫无疑问，这家医院的配置很豪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我被迫承认（当然，是私下里），我根本不知道数量如此众多的这些闪闪发光的、还未使用的医疗器械是干什么用的。别说我从来就没有在手中拿过

这样的器械，告诉你实话吧，我以前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嗯，”我咕哝着，十分引人注目，“必须说，你们拥有装备十分精良的器械。嗯……”

“哦，先生，”德姆扬·卢克伊奇评论道，声音很悦耳，“这多亏了您的前任利奥波德·利奥波德维奇。您知道吗，他常常天一亮就做手术，一直做到黄昏。”

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心情阴郁地盯着泛着光的碗橱。

接着我们转了一圈，看了看空荡荡的病房，我很满意，因为病房可以轻松安置四十位患者。

“利奥波德·利奥波德维奇有时候会在这儿安排五十个，”德姆扬·卢克伊奇安慰我说，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一个长着灰头发的女人，头上别着头饰，靠近我说：

“大夫，您看上去非常年轻，非常年轻……这实在太让人惊奇了。您看上去就像是学生。”

“哦，见鬼，”我自言自语，“是吗？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他们是故意那样说的。”

我咬紧牙关，喉头咕哝道：

“嗯……不，好吧，我……是的，看起来相当年轻……”

接下去我们一同去了药房，瞥了一眼，我就知道各种可能想到的药品都很齐全。两间昏暗的屋子里可以闻到很浓的药材的味道，药架上还摆满了不计其数的各种备用品。甚至还有取得专利的外国药品，如果要我再添上些品种的话，我还真想不出还能添什么。

“利奥波德·利奥波德维奇订购了这些。”贝拉吉·伊万诺

芙娜自豪地向我报告。

“这个利奥波德绝对是个天才。”我想，心中对这位神秘的利奥波德充满了敬佩，他已经离开了莫约沃这个宁静的小乡村了。

除了火以外，人类也需要找到他的铺盖。晚饭吃了小公鸡之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耶戈里奇往我的床垫里塞满了稻草，上面铺了一条床单，我的书房里还点着一盏灯。我像被符咒镇住了一样，站在那儿，死死盯着利奥波德第三个伟大的成就：书架上挤满了书。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足足有三十本用俄文和德文写的外科手术手册。甚至还有医学治疗大全！那种用皮革包着边儿的美丽的解剖学图册！

夜色渐浓，我开始收拾我的铺盖。

“这不是我的错，”我倔强地反复对自己说，心中不乐。“我获得了学位，在班上是一等生。难道不是我自己警告过那些返回城里的人吗？难道不是我自己说我要从初级助手干起来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吗？可是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笑着对我说，‘你会得到你的铺盖的。’”所以现在我得找我的铺盖了。他们不会给我传染疝气吧？请告诉我该怎样找到我的铺盖？还有一点，当我把手放在一个疝气病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想呢？他会在来世找到他的铺盖卷吗？这个想法立刻让我全身的血液变得冰冷起来。

“得了腹膜炎会怎么样？噢，不！喉炎呢？那个乡村儿童得的？气管切开术什么时候才能进行？如果根本就不用做气管切开术，那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是……要是……接生怎么办！我忘了还有接生这茬儿！不正常的胎位。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真是个傻瓜！我早就应该拒绝这份工作。我真的应该

拒绝。他们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找另一个利奥波德来。”

心绪不佳，我在昏暗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当我走到灯跟前的时候，我可以看见玻璃窗上映照出我的脸很苍白，我还看见灯在玻璃上的影子，窗外是无边的黑暗。

“我快要像德米特利了，那个冒牌货——完全是一种奇耻大辱。”我糊涂地想来想去，再一次在桌子前坐了下来。

我又度过了大约两小时的自我折磨的孤独时光，最后不得不停了下来，我的神经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由我自己引起的恐怖感受了。接着我开始冷静下来，甚至制订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现在，让我想一想……他们告诉我现在几乎没有看病的人。他们正在村里剥亚麻呢，道路根本无法通行……”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个得了疝气的病人，那就这么办，”一个沙哑的声音在我的心里像打雷一样在说话，“因为，得了感冒的病人不会去费事找大夫，因为道路无法通行，他只会休息，最多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个得了疝气的病人，我亲爱的大夫。”

这话听起来有几分道理。我又开始发抖了。

“安静，”我对那个声音说道。“不一定是疝气病人。不要再犯神经了。你既已开始了征程，就不容你退缩。”

“这是你说的！”那个声音带着恶意说道。

“那么，一切就万事大吉了……离开我的参考书，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我不得不开药方，我会深思熟虑，同时把我的手洗洗干净，我会打开参考书，把它摊开放在病人的病历上。我会开出有益健康的但却很简洁的药方，比如，钠水杨酸盐，0.5毫克，药粉形式，一日三次。”

“你也可以开固体苏打！你为什么不能只开苏打呢？”那个声音嚣张地说道，在拿我找乐子。

“苏打对这病管什么事儿啊？我还会开吐根制剂，180 毫升，或者是 200 毫升。如果您不介意。”

尽管根本没人向我要吐根制剂，我还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灯下，怯怯地翻开药典，找寻吐根制剂的说明；与此同时，在翻查过程中，我自动读到了其中一条，的确有一种物质叫作“因斯平”，此物不是别的什么药物，正是“醚制硫酸盐奎宁二甘醇酸”。很显然，它尝上去决不会是奎宁的味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又该怎样处方？它长什么样，是粉末状的吗？见鬼去吧！

“好了，好了，那么你准备对一个疝气病人怎么处理呢？”那个令人恐惧的声音继续苦苦纠缠我。

“我让他们去洗个澡，”我恼怒地为自己辩护，“试着减缓他们的症状。”

“如果你碰上的是一个老家伙，一个疝气梗塞快要坏死的病人呢？洗澡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吗？一个疝气梗塞快要坏死的病人！”那个令人恐惧的声音带着魔鬼的腔调唱起了歌，“那你就不得不考虑把它们切除！……”

我投降了，别无选择，放声大哭。我向着窗外无边的黑暗发出我的祈祷：拜托，什么病人都可以，千万不要是疝气梗塞快要坏死的病人。

疲倦袭来，我浅声低唱：

“上床睡觉，不快乐的医师。把这些事睡过去。冷静，别再神经质了。看看窗外，多么黑啊，大地多么冰冷啊，睡觉吧，根

本就没有什么疝气病人。你可以明天早上再去想。你会安顿下来的……睡觉……丢掉那本画满了图表的书，不论你怎样努力，你都不会搞清楚的……结肠开口……”

我想不起他什么时候来的。我只想起门闩在门上摩擦的声音，阿克森雅的尖叫声，还有一辆货车在院子里发出的嘎吱声。

他没戴帽子，羊皮外套也没有系扣子，胡子拉碴，目光散乱，显得非常激动。

他弯下身子，跪了下来，前额碰到了地板上。这是冲我来的！

“我是一个迷了路的人。”我想，带着一种悲悯的心境。

“哎，哎——出了什么事？”我小声嘀咕着，伸手去拉他的灰色衬衫的袖子。

他的脸扭曲了起来，嘴里自言自语，上气不接下气，语句并不连贯：

“哦，大夫，先生……先生……她是我的全部，她是我的全部，她是我的全部，”他的情绪突然爆发，声音变得非常年轻，能量极大，连灯罩都开始为之颤抖。“哦，先生，哦……”他痛苦地拧着自己的手，开始用前额敲击地板，好像要把地板敲碎似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受到惩罚？我干了什么？为什么要我来承担上帝的怒火？”

“什么情况？到底出了什么事？”我高声喊道，感觉到浑身的血全涌到了脸上。

他跳了起来，向我冲了过来，向我耳语：

“你要什么都可以，大夫，先生……我给你钱，你要多少钱